

第一位獲空戰勝利的美國飛行員

沈運曾譯



一九一四年八月初，駐美國紐奧良（New Orleans）的法國領事館收到一封不尋常的來信。那是一對美國兄弟，僅僅在法國宣佈參加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幾天，便要求自願加入法國陸軍的申請函。雖然美國一直等到一九一七年才正式參戰，但這兩兄弟非常熱心，急於參戰——急到還沒獲得法國領事館的答覆，兩人便雙雙乘船前往法國。這便是最先參加一戰志願軍的美國人中，行事直率魯莽，典型急性子的奇芬羅克威爾（Kiffin Yates Rockwell）和其兄長保羅（Paul Rockwell）的作風。

這哥兒倆的童年，是在美國南卡羅來納州（South Carolina）農村度過。像一般年輕人一樣，歲數稍長，他們便跑到大都市亞特蘭大（Atlanta）去謀發展。哥哥保羅開始在《亞特蘭大憲政報》（Atlanta Constitution）當一名記者，奇芬則進入了廣告業。

他們何以在一九一四年，堅持要將其一生事業放在為法國而戰呢？這可能得追溯兩人家世根源到遠至法國中世紀時期。看他們兩人雖性格十分不同——保羅傾向於自在隨和，而奇芬則急如烈火——但卻都不忘其軍人世家的傳承：祖輩曾有兩位在美國開國革命時，在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麾下當軍官，他們的親祖父，在美國南北戰爭中，亦曾為南方聯軍而戰。奇芬曾給他母親寫信說道：「萬一在這場

戰爭中，我不幸喪生，我至少是死得像一個男人，而不會認為自己是完全失敗。我覺得，若問世間有何能把我塑造成一個男子漢的，那便是一個人能為理想而盡其所能」。

兩人一到法國，立刻應徵進入「法國外籍兵團」，成為第一批志願軍。經過一個月入伍集訓之後，到一九一四年十月，大夥兒便被直



N.124中隊飛行員一九一六年五月未出勤時玩撞球所攝，
（自左）麥康奈爾、查普門與奇芬

接送進戰壕。身臨前線後，如有任何冒險犯難、緊張刺激之感，早已烟消雲散。奇芬少不了又給母親寫道：「當步兵是毫無『羅曼斯』或什麼浪漫情調可言的，這不是勇敢不勇敢的問題，而是一天的苦工做得好不好問題」。

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在一場上刺刀白刃戰的攻擊中，一枚砲彈爆炸，把保羅震回戰壕溝底，造成他鎖骨折折，想不到竟發展成嚴重的肺炎，送進巴黎醫院，後來被評估不適合再作戰服役。

奇芬繼續留在前線，直到一九一五年五月。在進攻拿塔格（La Targette）一役中，他的右大腿受了重傷。在巴黎養傷期間，他曾仔細思量下一步行動。

這時期，正好「外籍兵團」中作戰的其他美國人，也開始琢磨另選擇其他兵種，其中有一名有經驗的飛行員，名為威廉邵（William Thaw），這位老手下有一批鐵哥兒們，如像：諾曼卜倫斯（Norman Prince），以及維克多查普門（Victor Chapman）等人，他們各自出餽主意，最後的結論是朝向成立一個完全為美國人的中隊（all-American squadron）——飛行中隊。奇芬聞訊立刻跑去找邵老大，經一番深談後，奇芬對飛行之願景大感興趣。於是，依照邵老大的建議，先學會飛行，他居然設法成功地在法國空軍中找到個位置。於是努力爭取到接受飛行訓練，並於一九一五年十月畢業，且在班上為第一名。

可能基於美國與法國間同盟關係之重要吧，不久，顯然法國軍方亦瞭解其價值，很快便批准了成立美國飛行員中隊之申請。

於是法軍方終於在一九一六年四月十六日，成立了一特別的「第一二四中隊（Escadille N.124）」，或世人所熟知的「美國中隊」。

(1. Escadrille Americaine)」。奇芬羅克威爾便是第一批獲選的飛行員之一。

「美國中隊」經數週整訓後，便派往佛杰斯山(Vosges Mt.)附近之呂克瑟萊班(Luxeuil-les-Bains)作戰。在飛行訓練期間，奇芬便獲知許多在戰場中曾一同作戰的戰友們的死訊，他給一位友人寫信說：「我還有許多帳尚未算清，那不是一兩名德佬(Bernd)航空員償還得清的，不然我死也不甘心」。

該中隊使用「新港式(Nieuport)十一型及十六型兩種機，前者為裝置八十匹馬力之「羅納(Le Rhône)」輻射式發動機；後者則係一百一十匹馬力「羅納」發動機，其最大空速九十至一百時/哩，油量可維持兩小時。一挺零點三釐米口徑之劉易士(Lewis)機關槍裝於翼頂，可在螺旋圓弧之上方射擊。奇芬把自己飛機擬人化，在機身側面，用白色漆出其姓氏羅克威爾之縮寫，斗大的一個「R」。

一九一八年五月十八日，奇芬執行第四次巡邏任務，起飛後不久，他座機發動機便開始出毛病，奇芬只好轉身返回基地，這時，忽然發現，在他下方兩千呎處，有一架德國的LVG式雙座機，這位美國飛行員立刻向德機直接俯衝下去，當然，兩機便在空中纏鬥開來。在奇芬離德機不到三十碼處，一陣敵人槍彈擊斷了奇芬機翼大樑，奇芬用盡全力維持平穩，飛機已逼近到能看清德國觀察員面孔了，他才扣下機槍扳機，「達達」，「剛剛射出四發之後，他的「劉易士」便卡腔。逼得奇芬立刻轉向以免兩機相撞。可是，想不到僅僅他這四發槍彈，竟然就命中敵機，他眼看著「AG失去控制，進入螺旋，一直俯衝到地，墜毀於一陣濃烟之中。這一來，奇芬羅克威爾遂順理成章成為美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在空戰中擊落敵機，有書面

紀錄的勝利者。

曾因受重傷不能進入中隊的哥哥保羅聽到這好消息，立刻趕到呂克瑟萊班。現在，他自命為該中隊，也被全體隊員認同的「軍史官」，此次，他特別為奇芬和各飛行員獻上一瓶八十年陳年威士忌，以示慶祝和紀念。自此之後，每當隊上有飛行員擊落敵機時，他便有權利從大家稱之為「敵死瓶(Bottle of Death)」中，先乾一大杯！

五月二十日早晨，奇芬和幾位隊上飛行員正在空中巡邏途中，冤家路狹竟遇上了十二架德國戰機，一經遭遇，雙方拉開陣式立刻進入纏鬥。奇芬的擋風玻璃被擊中破裂，碎片割傷他的臉，流血不止，雙眼幾乎看不見，但他居然在緊急降落之前又擊落一架德機（未證實）。落地後一看，他機上的油量幾乎耗盡。

奇芬滿頭包紮著紗布，因拒絕上醫院治療，他在僅二十四小時之後，又爬進其「新港式」一座機。據稱，他深信應該盡可能趕快再飛，才能穩定其神經。他的膽識從戰鬥經驗中更為壯大，深獲戰友們敬重。中隊長喬治申納德上尉(Capt. George Thénault)說：「每當飛行完成後，他總會立刻準備再出發，僅給他機械士把油箱加滿的時間。」這段時期奇芬很少有機會去巴黎看哥哥保羅，保羅這時已開始擔任《芝加哥每日新聞(Chicago Daily News)》的駐法記者了。

「美國中隊」飛行員們的生活夠簡單了，奇芬羅克威爾給母親的信上說：「不工作的時候我們生活得像王子，工作時，也是以汽車將

我們接到機場，爬進由機械士們早已整備好的飛機。他們替我們繫好安全帶，將我們照料得妥妥當當的，然後啟動發動機上路，一去便是兩個鐘頭，在空中搜尋，如遇見一架敵機，便向之俯衝而去，沒有什麼好說的，請它上西天！」

六月二十三日午後，奇芬的至友查普門，於攻擊一架德國戰鬥機時殉職。對奇芬而言，這位在學飛時結識的第一位朋友的犧牲，真是無比沉重的打擊。他寫道：「昨夜上牀後，久久不能入睡，我想念著他，特別是他的牀位就在我的旁邊。」第二天他寫道：「我看明天恐怕要下雨，假如不的話，諾曼卜倫斯和我便將去飛他十小時，盡一切力量，為維克多幹掉一兩個德佬。」

九月九日，奇芬果然替查普門報了一箭之仇，他攻擊一架德國雙座機時，他的第一槍便命中敵機，一直追擊到四千呎，才遇到一大群德機，逼得他撤離。但後來地面觀察員們都確證，該德機已墜毀。

奇芬有一天和幾位隊上飛行員，在巴黎發現一隻待售的四個月大的小獅仔。他們正感隊上少一個吉祥物，遂將此一幼獅帶回呂克瑟萊班，給牠取名為「威士白(Whiskey)」，從此這小獅仔便成為隊上生活中頗有價值的部分，



奇芬攝於一九一六年七月，殉職前兩個月照片

甚至墓地裡的狗都對之極為友善。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在奇芬二十四歲生日三天後，一次晨間任務，他率同魯爾勞夫伯(Raoul Lufbery)起飛，奉命攔截附近發現的幾架德國「佛克式機(Fokers)」，剛一離地魯爾便發生機械故障回場落地，奇芬遂繼續單獨前進。當他發現下方低空遠方有架德國「信天翁式(Albatross)」雙座機時，像往常一樣地直接向之俯衝下去，並保持不開槍，直到最後一秒鐘。

但是，在奇芬獲得機會前，德方砲火已然擊中「新港式」機。地面觀察員目覩，這位高個兒美國人的飛機垂直俯衝下墜，旋即折斷一邊機翼，在法國羅德恩城(Roden)附近，墜毀於田野中。找到這位美國飛行員遺體的法國士兵們均斷言，他是被一枚非法的「炸裂彈(Explosive Bullet)」擊中後立即死亡的。經附上奇芬羅克威爾遺體照片多張，法國政府向日內瓦(Geneva)國際有關主管提出正式抗議，但那幫人竟選擇不對所提資料採取行動。

奇芬母親收到宣佈他殉職的消息，係透過一封電報，其實幾小時前，她才接到奇芬的最後一封信，報告有關他與保羅最近一次休假在巴黎度假的情形。

雖然奇芬曾要求過，他如犧牲，世間無處不青山，隨地埋葬即可。但兩天後，軍方仍以全套軍禮儀式舉行隆重葬禮，將他送入呂克瑟萊班公墓。法國政府亦決定追晉羅克威爾為空軍少尉，使他成為極少數在法軍服役獲得任官的美國人之一。他在服役期間，同時還獲頒包括「作戰十字勳章(Croix de Guerre)」等多枚法國軍事勳章。

隊上一名飛行員麥康奈爾(James Mc Connell)寫道：「整個中隊所受的打擊沒有比

這更大的了！奇芬是這隊的靈魂。」飽受悲傷折磨的保羅羅克威爾，於葬禮後，又在呂克瑟萊班待了幾天才黯然離去。

在奇芬殉職後不久，由於德國方面提出了外交抗議之故，美國要求法國軍方，把「第一二四中隊」改個較中性的隊名，最好就叫「志願軍中隊(Escadrille des Volontaires)」，可是所有該中隊的美國飛行員們覺得這名稱太乏味、太沒勁兒了。於是他們成功地遊說各有關方面，將該中隊重新命名為「拉斐耶中隊(Escadrille Lafayette)」，以紀念美國革命戰爭時期，以志願軍名義，跟隨華盛頓將軍作戰的法國拉斐耶侯爵(Marquis de Lafayette)。

保羅繼續留在巴黎擔任戰地記者。到一九二五年他仍不死心，經醫療檢查合格，准予重

返法國陸軍當志願軍。後來到第二次大戰時，他進入美國陸軍航空隊，駐防北非、西西里(Sicily)及西歐。他是至今惟一獲得三枚法國「作戰十字勳章」的美國人。

二〇〇一年七月，在法國羅德恩城，當年奇芬羅克威爾被擊落墜毀之處，一座嶄新的紀念碑揭幕，當揭幕儀式開始時，法空軍「拉斐耶中隊」一分秒不差，以噴射機編隊從頭頂上掠空而過，以示敬意。

保羅之子，亦即奇芬的侄兒羅克威爾博士(Dr. W. L. K. Rockwell)，經常來訪羅德恩地區，他說：「法國人仍以一種感人的方式來懷念、感謝和崇敬當年「拉斐耶中隊」的志願飛行員們，把他們當作是，翱翔於城市上空的守護神天使！」

印度自製反坦克導引飛彈

印度自行發展的反坦克導引飛彈 ANTI TANK GUIDED MISSILE (ATGM) 業已完成各項測試，準備投入生產。

反坦克導引飛彈是印度「國防研究發展組織 DEFENCE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RGANISATION (DRDO)」自行設計發展，歷經二十年才完成。飛彈射程四公里，將由印度國營 BHARAT DYNAMICS 公司負責生產。第一年將生產兩百枚飛彈，隨後的數年間每年生產四百枚飛彈。

印度國防軍 DEFENSE FORCES 需求四千枚此型反坦克飛

彈。飛彈命名為「小馬」NAG。在飛彈於 RAJASTHAN 沙漠成功地完成「熱追蹤試射」後，二〇〇九年七月就交付生產訂單。

反坦克導引飛彈最近的測試，使用的是最先進的「影像紅外線尋標頭」，這是印度陸軍主要的要求之一。

小馬 NAG 反坦克導引飛彈將取代現行使用的俄國 KONKOURS 和歐洲飛彈公司的 MILAN 飛彈，上述兩型飛彈都是印度 BHARAT 公司獲授權在印度生產。

印度陸軍迫切需求此型飛彈，以應付現代化坦克日益增厚的裝甲防護。

魏光志譯